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52
第四章	74
第五章	86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86
尾 声	193

第 一 章

I

深夜，一个孩子降生在西南领地的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年轻的母亲憔悴无力地躺着；婴儿轻轻的但是忧郁的第一声哭声响起时，她在床上狂热地翻身。她紧闭双眼，颤抖着嘴唇，听不出她在说些什么。她脸色苍白，虽然陷入了痛苦之中，不耐烦地忍受着，但仍显示出孩子般柔顺的脸庞。抚摸孩子时似乎呈现出她从未感到过的忧虑表情。

助产妇弯下身子，听着她嘴里喃喃地在说些什么。

“怎么啦？他怎么啦……”母亲含糊不清地问道。

助产妇没听明白。孩子又哭了起来。母亲的脸上浮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眼睛里淌出滚滚热泪。

“怎么啦？怎么啦？”她喃喃地说，跟刚才一样含糊不清。

这一次助产妇明白了她的问题，平静地回答说：

“孩子怎么哭啦？孩子就是这样的嘛，别担心。”

但是母亲需要的并不是安慰。她被孩子的每一次哭声所惊动,极不耐烦地再三问道:

“为什么……这么可怕?”

除了孩子的不寻常的哭声以外,助产妇什么也没有听到;她明白,这位母亲几乎并不是有意的,也许,甚至连她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她转身离开床,忙于去照料婴儿。

母亲默不出声,只是偶尔表现出极大的痛苦,找不到说话和动作的机会,不停地从紧闭的双眼中挤出眼泪,眼泪从沉重的睫毛中渗透出来,缓缓地淌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

母亲的心里是否已经感受到不祥的征兆?随着新生命的诞生,这出无可挽回的悲剧也来到世上,悬挂在他的摇篮上,并将陪伴他的一生。

也许,这只不过是神志模糊,可无论如何,这孩子天生是个盲人。

II

起初,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孩子来到世上,在某个年龄阶段上,就像所有的新生儿一样显得迟钝,渺茫。日复一日,几周后可以开始识别出这个新的生命。这孩子双眼澄清,并不显示出迟钝的样子,瞳孔似乎集中于某处。伴

随着乡间的繁茂花园中噉噉喳喳的鸟声，以及户外嫩绿的山毛榉随风摇动发出的沙沙声，一缕明亮的光线照射进屋里，可是这小孩并没有转过头去。母亲不时以从未有过的惊骇的目光注视着孩子的脸，第一次注意到小孩的奇怪的表情：沉重而呆滞，毫无孩子气。

“他为什么会这样？告诉我，哦，告诉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她不断地问道，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鸽子，在周围的人们的脸上搜索着，寻求安慰。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人会说，对她的忧虑并不在乎，“这样年龄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可是他的双手好像在摸索着，多奇怪的样子。”

“孩子太小，还不能用视觉印象协调动作。”医生解释道。

“可是这孩子的眼睛为什么总是向着前方？为什么从未转动过眼睛？他是瞎的吗？”

突然，母亲脱口而出这样一个可怕的猜想。能用什么话语慰藉她呢？

医生抱起小孩，迅速地把他转向光线能照到的地方，注视着他的眼睛。医生似乎有点不大自在，只是说了些含糊其辞的话就离开了，答应过一两天再来看他。

母亲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那样颤抖着。她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抽泣着。可是孩子的眼睛仍然像刚才那样沉

重而呆滞。

正如医生所答应过的，一两天以后医生又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检查眼睛的仪器。他点亮一支蜡烛，放到孩子眼睛的上方，忽而移远，忽而移近，重复多次。不过他的双眼牢牢地盯着孩子的瞳孔。最后，他深感不安地说：

“夫人，你没有错，十分抱歉。这孩子是瞎的，没有治愈的希望。”

母亲忧郁但又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判断。

“我知道。”她低声地说。

III

盲童出生的家庭并不大。家里有母亲、父亲，还有一个叫“马克西姆舅舅”的人，屋里每个人都这样叫他，外面许多人也这样叫他。父亲算得上是一个地主，在西南领地有成千个像他那样的地主。他脾气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善良；他对佃户都不错。他特别喜欢小作坊。他总是造了一个，再造一个。这些事情花了他不少时间，除非是在白天收拾早饭、午饭诸如此类的家务活的那些时间里，在家里是难得听到他的声音的。他走进屋时，总是问，“我亲爱的，今天怎么样啊？”然后就坐下吃饭，直到吃完饭也不会说什么话的。也许偶尔说一些关于橡木的柄啊、镶嵌齿轮的优点啊等事。

当然一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并不会在很大程度影响他儿子的性格和智力的形成。但是“马克西姆舅舅”就另当别论了。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事件之前大约十年左右，“马克西姆舅舅”作为最危险的爱打架的人不仅是在这一带，甚至在基辅“市场^①”也是颇有名气的。这使大家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像潘·泊贝尔斯卡娅和内·雅申琴柯这样受人尊敬的家庭怎么会带来一个这样可怕的兄弟。谁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交往或者怎样使他开心。他把上层的绅士礼仪当成蔑视别人的傲慢。当然，他也忍受过农民的粗鲁和放任的行为，这种行为甚至激怒过最温和的绅士使用起拳头。尽管所有头脑冷静的人无数次地劝慰，他还是在某些事情上对奥地利人恨之入骨，于是就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与一个像他一样爱打架的异教徒——一个叫加利巴尔迪的人结成一伙。这个人发誓要和魔鬼称兄道弟，根本不在乎什么教皇不教皇的。绅士们怀着虔诚而又害怕的心情对此窃窃私语。当然，马克西姆已注定走上这条路了，他的叛教的魄力是永恒的。但是，另一方面，“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变得比较太平，周围不少女士终于因不必对自己的儿子的安全担忧而感到有所慰藉。

显然奥地利人对马克西姆舅舅也是恨之入骨的。当地的波兰地主的传统报纸《信使报》在关于殴斗的报道中把他

① 市场 (contracts)：一度十分著名的基辅定期市场上的一个当地术语。

作为加利巴尔迪一伙中最鲁莽的人之一。同一天的《信使报》告知读者说马克西姆在殴斗现场从马上摔了下来，而愤怒的奥地利人乘机把这个讨厌的伏尔西尼亚人往死里打，在他的伏尔西尼亚一伙人的想像中，他或多或少是加利巴尔迪免于垮台的一根支柱。

“马克西姆的结局真惨。”绅士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以他的继任者——基督徒牧师的名义把他的事情归咎于圣·彼德的特别仲裁。人们认为马克西姆死了。可是，虽然马克西姆的肢体严重受伤，但是奥地利人的军刀并没有能把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逐出他的肉体。加利巴尔迪一伙爱打架的人把他们这位可敬的同伴背出殴斗现场，送进了医院；几年以后，他突然来到了他妹妹的家里，一直住了下来。

他面临的却是不公平。他的右腿没了，所以没有拐杖就不能行走。他的左臂也已伤残，除了拿拿棍棒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变得更沉重了，也更平静了，只是有时候，他那尖刻的嘴里还在咒骂，说过去的殴斗并没有错。他不再去“市场”了，很少出现在公众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堆里，阅读那些讲述谁也没听说过的或者不知道的事情的书，只不过一般的人怀疑这些书一定都是无神论的。他也写了一点东西，但是他写的东西从未出现在《信使报》上，人们认为他阅读了那些书并没什么了不起。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这个小生命来到人间时，马克西

姆的短短的浓密的头发已开始变得银白，由于拐杖的长年累月的压力，他的双肩已经驼了，看上去身子像是四角方方的样子。不熟悉他的人常常是很怕他的，他那古怪的形象和阴沉的脸庞，他那拐杖的敲打声，他拼命地抽烟，不断从烟斗冒出浓浓的烟雾，这一切都令人感到畏惧。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一颗善良而温暖的心在这个残疾人的体内跳动；只有他们在猜想，在他那浓密的短短的头发下面那颗四方的大脑袋里进行着不倦的脑力劳动。

但是即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在他的这段时间的生活中，他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马克西姆舅舅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他的蓝色的袅袅烟雾之中，他的双眼、蓬松的眉毛都忧愁地下垂。这位残疾勇士始终认为，生命就是斗争，生命是没有弱者的空间的。他永远脱离了军营生活——这是一种负重的训练，别的什么也没有了。他曾经是一名骑士，在马鞍上升华了他的生命。他也被摔在地上。他的生命不会是躺倒在地上的胆小鬼、不会像趴在地下遭人践踏的虫子吧？他的生命不会懦弱到要揪住胜利者的马镫，乞求一些残羹剩饭而苟且偷生吧？

马克西姆舅舅处心积虑，权衡着是不是要以冷酷而坚定的勇气去支持或否定一个新的生命出现在他的家里这一事实——一个确确实实来到世上的残疾人。起初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盲童。可是不久以后，他怀着对哲学的兴趣，对

这孩子和他自己的命运如此奇怪地相似而陷入沉思。

“是的，”有一天，他对这孩子侧眼一瞥，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孩子，真是个残疾的。要是你能够把我们俩合在一起，也许能使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健全的人。”

从那时候起，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这孩子。

IV

这孩子是先天失明了。他的不幸怪罪于谁呢？谁也怪不了。不但在任何人身上并没有什么“邪恶意图”的踪影，而且这不幸的真正的原因隐藏在神秘而复杂的生命机制的深处。然而，母亲每次见到这盲童，她的心由于那辛酸的痛苦而一怔。当然她和任何母亲一样，因为儿子的残缺而痛苦，沉重地预示着深深的悲痛将笼罩着他的一生；除此之外，他的不幸的原因在于赋予他生命的人的某种潜在的罪孽，她把这样的现实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由于那双美丽的，但是视而不见的眼睛，无意中这个小生命成了全家对之百依百顺的小皇帝，光这一点就够了。

过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会发生什么还很难说。由于他的不幸，他在精神上渐渐地感到痛苦，他的周围的环境使他变得越来越任性。奇怪的命运以及迫使马克西姆舅舅到乡下的妹妹那里落脚的奥地利人的军刀不应该是这样的。

盲童在这个家庭中的存在渐渐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把这个残疾的勇士的不知疲倦的思想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他还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抽着烟斗，但是他眼中沉闷的无底的痛苦已为感兴趣的、沉思观察的表情所取代。马克西姆舅舅越是观察，抽烟就越厉害，他的浓密的双眉间的令人不愉快的皱纹就出现得更为频繁。终于有一天，他打定主意，要关注这孩子。

“这孩子，”他一面吐着烟，一面说，“他会比我更不幸，不幸得多。他不生出来倒是更幸运些。”

年轻的母亲低下了头，眼泪滚滚流在她的针线活上。

“马克西姆，你一提起这事就使我十分痛苦，”她无力地说，“太痛苦了。你知道我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我想只有这样了，”马克西姆回答说，“我缺了一条腿，少了一条胳膊，但是我有健全的头脑。这小孩没有视力，就像缺胳膊少腿的，而且意志力也会丧失殆尽的。”

“你怎么会这样说的呢？”

“你想一想，安娜，”他较为温和地说，“我说得这么苛刻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孩子反应很灵敏。在某种程度上，他有好多机会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来补偿他的视力，至少可以补偿一部分。可是发展必须实践，必须练习。而练习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只能从需要而产生。然而这种无益的忧虑妨碍了努力的必要性，扼杀了充分发展的一切机会。”

这位母亲可一点不傻。她找到了克服自发的冲动的力量,这种冲动使她一听到孩子最微弱的哭声时就轻率地去营救。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里,孩子学会了在屋里自由爬行,而且速度也不慢;学会注意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学会用指头触摸他够得到的每一件东西,这样热切的学习兴趣在别的孩子身上是很难观察到的。



这孩子很快地学会了识别他的母亲。只要根据她的脚步的节奏、衣服的响声,以及别人分辨不出的许多迹象,不管房间里有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怎么走动,他总是能够正确无误地穿过房间向母亲走去。当她突然把他抱起时,他总是知道是母亲。当别人抱他时,他就把小手轻轻地在他们的脸上抚摸着,很快就认出他家的其他成员,他的保姆、马克西姆舅舅或者是他的父亲。但是如果抱他的是一个陌生人,那么他的小手的动作就会变得慢下来,轻轻地但是迅速地勾画出这位不熟悉的人的脸的轮廓。他自己脸上就显出一种不很自然的样子,对他来说,仿佛他的手指尖正在“看”。

他生来就是一个非常快活,也很活跃的孩子。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他的秉性越来越显示出他失明的烙印。他的动

作渐渐地变得不很冲动了。他养成了躲在安静的角落里的习惯,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绷着脸,显得很不自在,仿佛在听什么似的。当房间里一片寂静时,他的注意力并不因说话和走动声的变化而分散,他似乎陷入了沉思默想,迷惑不解的表情朦胧地出现他那张英俊的脸上,严肃得不像孩子。

马克西姆舅舅说得不错。这孩子天性敏捷,天分极高,因此应得到帮助。通过敏锐的触觉和听觉接受能力,仿佛在尽力去恢复全面的知觉。他的触觉十分惊人。有时甚至似乎对颜色有某种理解;他触摸到色彩明亮的物体时,手指不愿意离开,握住这些物体时,脸上似乎浮现出一种精神异常集中的表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听觉发展得最为显著。

根据对他来说是特有的声音,他很快就认出了家里所有的房间;辨认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脚步的节奏,辨认出他的残疾的舅舅的椅子的嘎嘎声,当母亲在做针线活时,辨认出线发出的乏味的声音,以及辨认出时钟单调的滴答声。有时,他在地面上爬时会停下来,倾听着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伸出手去抓一只悄悄爬上墙纸的苍蝇。当苍蝇飞走时,他的表情显得痛苦而无奈的样子,因为他不知道苍蝇飞到哪里去了。但是当他长大了一些时,苍蝇的失踪不再使他感到无奈了。他会朝苍蝇飞行的方向转过头去;因为他的听觉

如此灵敏，足以感觉出翅膀的振动。

他周围的世界勃勃生机，五光十色，有声音，有颜色。这盲童接受到的主要是声音；他对周围世界的概念主要是声音的概念。他的脸时常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倾听的表情。他的下巴略微前倾，纤细的脖子直挺挺的。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眉毛也会动。但是他的漂亮的眼睛始终是不动的。这使他脸上既流露出幼稚的严厉，也流露出伤感的神色。

VI

孩子的第三个冬天快结束了。户外的雪正在融化，春天的气息使万物苏醒。整个冬天，孩子的身体都不舒服，只能待在户内，没能呼吸户外的空气；但是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已有所好转。

挡风窗已经拆除，喜悦的春风吹进了屋内，活力倍增。明媚的阳光照进房间。山毛榉还是光秃秃的，不停地在窗外随风摇晃。远处是一片黑黑的不毛之地。一堆堆正在融化的白雪星星点点地散在各处。有许多地方已显露出浅色的嫩草。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可以自由地呼吸。整个家园感受到春天带来的万象更新、生机盎然，一切充满着快乐。

对于这个失明的孩子，春天的到来只是充满着房间的仓

促的声音。他听到春天的泉水在奔流，一条条小溪扑打着石块，穿过湿润的土地疾驰而过。他听到窗边的山毛榉沙沙作响。树枝交织在一起，不时敲打着格子窗户的玻璃，发出叮当的响声。挂在屋檐下的冰柱在黎明时分还是冻着的，现在正在太阳底下融化，他听到融化成的无数水滴的急促不断的淅沥声。这些清脆的声音传进屋里，就像圆滚滚的鹅卵石敲打着他的听觉。有时，鹤群从远处的高地飞来降落在地面上，它们的鸣叫声穿过这些近处的声音，又渐渐地消失，转而寂静，仿佛融化在清澈的空气之中。

大自然的春天里生气勃勃的这些日子使这个盲童的脸变得迷惑和忧伤的样子。他会伸长脖子，皱着眉头，痛苦地听着。然后，仿佛被这种混杂的声音所惊吓，突然伸出双臂，紧紧地投入母亲的怀抱。

“这孩子病了吗？”母亲不知所措，问着四周的人。

马克西姆舅舅仔细地端详着这孩子的面孔好一会儿，寻求着他的奇特的受惊的原因。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他不明白。”母亲犹豫地说，一面望着他那痛苦的疑问和迷惑的表情。

的确，他受到了惊吓，变得很不安心，忽而对新的声音迷惑不解，忽而对已经习惯了的老的声音突然消失而纳闷，他猜不出这些声音去哪儿了。

VII

早春的浑沌状态平息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自然界的使命在渐渐恢复正常的韵律。生命仿佛十分紧张。植物急速地生长，就像打开了油门的引擎那样加速。草地变绿了，空气中洋溢着白桦树的嫩芽发出的清香。

母亲搀着他的手。马克西姆舅舅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身旁走着。他们走过田野，向河边的被浓密的草地覆盖的小山坡走去。那儿微风轻拂，阳光灿烂，地面已完全干了。在小山顶上，村庄的四周一览无余。

他们一起外出，天空是多么的明亮，以至母亲和马克西姆舅舅眯起眼睛抵御着炫目的阳光。他们的脸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拂面而来的无形春风吹散了这种温暖，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清凉。一种令人陶醉的氛围存在于空气之中，使人感到昏昏欲睡。

母亲握着的小手突然紧紧地缠着她。易使人醉的春天的气息，使她对孩子的不安的迹象不那么敏感。她继续走着，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要是她向下望一眼，哪怕只是一会儿，她必定会注意到孩子的奇怪表情。他睁开眼睛望着太阳，张着嘴一声不响，流露出十分惊异的神

色。他急促地呼吸了一下，像刚被打捞出水面的鱼儿那样喘了口气。这时候，一种几乎经历了磨难之后的狂喜神色，冲破他那无望的迷惑，在他那小小的脸庞上掠过一阵抽搐，兴奋了一刹那，但是这种神色只不过再一次为无声的惊异、恐惧而又疑惑不解的神色所取代。只有他的双眼依然不动，什么也看不见，毫无表情。

他们爬上小山丘，在山顶上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下来。母亲抱起孩子，让他坐得舒服一点，这时候他又一次抓住她的手，仿佛他还没有感到坐稳似的，仿佛在担心自己会跌倒。母亲又一次浸沉在春天的美好景色之中，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安。

中午时分，太阳高高地挂在蔚蓝的天空中。春季的丰富水量使低处的河流变得又宽又深。冬日的冰封已被它冲破，几乎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白色斑点——残存的，正在融化的冰块漂浮在明亮的河面上。被水淹没的草原就像个宽阔的湖泊；蔚蓝的天穹中的朵朵白云的倒影在平静的湖面深处漂动，时隐时现，就像河面上正在融化的冰块。微风不时在水面上掀起涟漪，在阳光下闪烁。河流的对岸是一片黑色的农田和湿润的水汽。透过微微颤动的雾气，人们可以瞥见远处的茅房简屋，瞥见更远处的森林边缘的隐隐约约的轮廓。泥土似乎在深深地呼吸，散发出阵阵芳香，以示对苍天的敬仰。

大自然犹如一座披着节日盛装的巨大神殿。但是对于盲童来说，大自然只是浩瀚无边的黑暗；是一种使他陷入异常焦虑的黑暗，这种焦虑并不静止，回响着，轰鸣着，触及了他，迫使他在各个方面接受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的印象，所有这一切如此繁杂，以至于他幼小的心痛苦地加快了跳动。

他在户外的第一步，当晴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暖和他娇嫩的皮肤时，他本能地把失明的眼睛转向太阳，仿佛他明白这里就是中心，就是吸引他周围的整个世界的焦点。在各个方向上，清澈的远方，蔚蓝的天穹，地平线在远处形成的圆，所有这一切，他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有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温和地抚摸着，接触到他的脸，并使之温暖。接着是一阵阵清凉的微风，毫不逊色于温暖的阳光，驱散了柔和的温暖，在他脸上掠过一阵清新的凉意。在室内，这孩子学会了在房间里自由走动。房间却是空空的。可是某种东西向他袭来，仿佛是扑面而来的波浪，变幻莫测：忽而是温柔的抚摸，忽而又令人振奋、陶醉。太阳赋予他的温暖的感觉总是被风急剧地驱散，风总是向他的脸颊、向他的太阳穴袭来，在他头部四周盘旋，从下巴到后颈，直到他耳鸣起来，所有这一切仿佛在拉动他的整个身子，要把他举起后带到他那双失明的眼睛看不见的空间去，牵动着他的健忘和疲倦的意识。这孩子的手紧紧地缠着母亲的手，他的心颤抖着，几乎要停顿下来。